

文学理论评论

谢有顺

《文学的深意》



谢有顺,1972年生,福建长汀人。先后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,获文学博士学位。2006年起,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兼任广东省作协主席。著有《文学及其所创造的》《成为小说家》《散文中的心事》《文学的深意》等著作20部,主编《中国当代作家论》等丛书多套。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曾获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。

获奖感言

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,是对我写作30多年的肯定,我心存感激。一个写作者,是在漫长的沉默与孤独中与自己搏斗。如今,突然被推到这样的光亮处,内心也有不安。但我一直记得钱穆先生的一句话,一切事业,皆从不安而来。心里有不安,才会看到缺憾、不足,才会想着去弥补、求进步。

获奖让我重新确认:文学批评在今天仍然有意义,仍能被看见。批评是一种对话的能力。批评家应该是一个真诚的读者,带着自己的经验、困惑和思索,去和另一个灵魂相遇,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写,他的重负在哪里,他的光在哪里。这种理解,需要专业精神,也需要同情与善意。我在《文学的深意》一书里多次强调“诚”与“善”,就是因为我觉得,离开了“诚”,批评容易沦为语言游戏;离开了“善”,批评也会滑向冷嘲热讽。这两种话语,都不是批评的本来面目。

文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,批评更是处在边缘。我数次问自己,为什么还要坚持做批评?心里的回答是:不甘心。批评家就是那个不甘心的人。他固执地守在文学的现场,为一首诗的光彩、一个人物的眼泪、一种精神的面容,与人争辩,也与自己争辩。

感谢评委们的厚爱与鼓励,也感谢我写作期间那些沉默的、不被看见的时刻——那些苦思冥想而一字无成的深夜,那些似有所得而又自我怀疑的日子,那些有所坚持或思虑不周而得罪人的时刻。这些时刻,以及此刻,都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段落,我铭记于心。



《文学的深意》,谢有顺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4年11月

卓今

《劳者歌其事——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》



卓今,1968年生,湖南慈利人,文学博士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二级研究员。湖南省作协副主席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出版专著、编著、译著20余部,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、省部级重大课题等各类课题10余项。曾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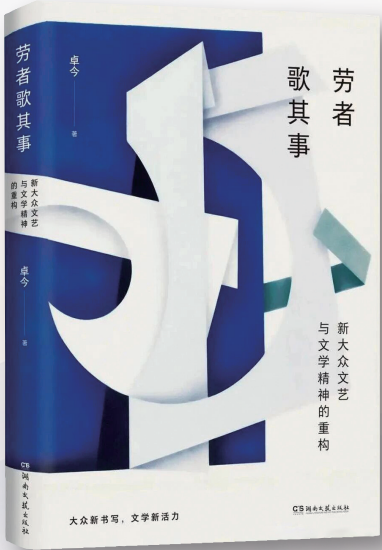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文学最本真的力量,来自那些用双手创造世界的人们。今天,当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间隙用语音录下一行诗,当建筑工人在收工后的板房里写下一天的所见所感,当流水线上的工人用手机敲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——“劳者歌其事”这一古老的文学理想,正在数字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实现。

我在《劳者歌其事——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》这本书中试图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当创作主体从精英走向大众,当“被书写者”成为“书写者”,文学精神将发生怎样的重构?“大文学观”的提出,恰恰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——它要求我们拓宽视野,包容民间写作、网络文学等多元创作形态。

文学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。鲁迅先生说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正在证明: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经验都值得被文学照亮,每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声音都应当被文学倾听。当亿万劳动者拿起笔,或者拿起手机,书写自己的命运与梦想时,文学便成为无数人共享的精神家园。

这本书的写作,是我对这个时代最深切的理解与回应。我知道,理论的阐释永远追不上实践的脚步,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,又有无数新的声音在数字世界的某个角落响起。唯愿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路标,标示出文学走向人民、人民走向文学的那条越来越宽阔的道路。



《劳者歌其事——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》,卓今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,2025年12月

贺仲明

《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》



贺仲明,1966年生,湖南衡东人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广东省作协副主席。出版有《中国心像——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》等。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人文社会科学)二等奖、王瑶学术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、泰山文艺奖、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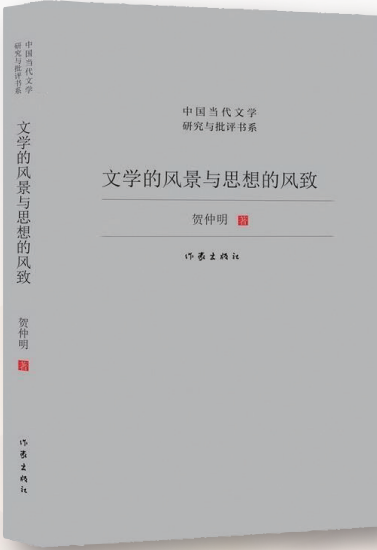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。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,获得这个荣誉,是对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一种肯定。从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到今天已经30年了,其间经历了不少挫折和坎坷,也有对自己能力和对工作意义的思考。这次获奖,给予了我充分的自信,我对文学评论的意义也有了更高的认知,对我未来工作具有很好的激励作用。

我要特别感谢鲁迅文学奖评委会各位评委的认可和鼓励。与此同时,我也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。鲁迅文学奖是一种荣誉,也是一种要求。鲁迅文学奖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,体现了对文学创作的很高要求。鲁迅先生既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,创作成就很高,而且是一位思想家,具有高尚的精神人格和批判精神,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鲁迅先生的文学评论也非常出色,锐利、深刻。

我以为,鲁迅文学奖对文学批评家具有思想深度与文学品质的双重考量,既包括文学批评的品质,也包括精神风骨、思想勇气等。

这次获奖,使我更自觉地反思自己,既意识到自己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,也希望能更努力地提升能力,完善精神品格。我当然不可能达到鲁迅先生的高度,但至少要以鲁迅先生的精神品格和文学高度来激励自己,以之为理想和目标。



《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》,贺仲明著,作家出版社,2025年6月

杨辉

《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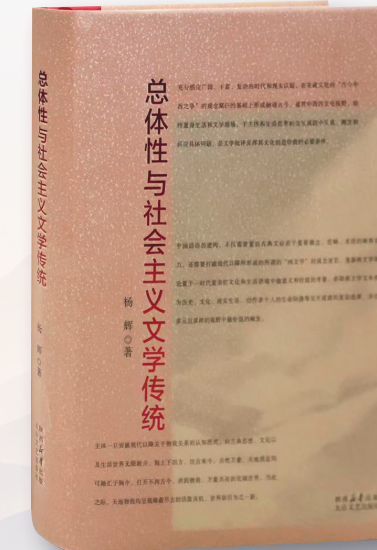
杨辉,1979年生,陕西蓝田人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兼任《小说评论》代主编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。陕西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军人才、陕西宣传思想文化系统“六个一批”人才。著有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“陕西经验”研究》《新时代文学的“通三统”》等。曾获唐棣青年文学研究奖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柳青文学奖、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。

获奖感言

从我工作和生活的长安校区南行十余里,便是作家柳青当年扎根并写作《创业史》的皇甫村。犹记多年前初读《创业史》,大为心折,仿佛重返少年时期与家乡父老一同劳作于稻田的鲜活场景。梁生宝曾期待的美好生活于今已成现实,然而在天地之间,于自然与人事的交互中勉力完成独异的生活创造的精神却一以贯之。文学创作如此,理论评论写作,亦是如此。

近年来,我的写作始终围绕秦岭南北所表征的文学地理和文化精神空间展开,并由此扩展至更为广大的世界、更为悠远的传统和更为开阔的现实。陕西底蕴深厚的历史、文化和文学传统,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研究观念和思路路径,即密切关注正在行进中的社会现实,切近无比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,努力和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建立联系。同时,眼光和视野向宏阔的历史和文化传统,以及包罗万象、包含万有的自然抑或天地敞开,进而以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方式参与当代文化创造,借此完成自我作为“历史的中间物”传承创新的时代责任。

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,在“通三统”的意义上重申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性,融通并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学传统,为新时代文学的文化创造开辟向上之路,这是作为重要社会实践的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同时,这也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、赓续发展、不断实现精神跃升的内在要义。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

《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》,杨辉著,太白文艺出版社,2025年12月

傅逸尘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



傅逸尘,1983年生,辽宁鞍山人。现为光明日报记者。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。著有理论专著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《英雄话语的涅槃——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》、评论集《文学场:反诘与叩问——新笔记体批评》《“新笔记”:批评语言的气质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、绘本等多部。曾获茅盾新人奖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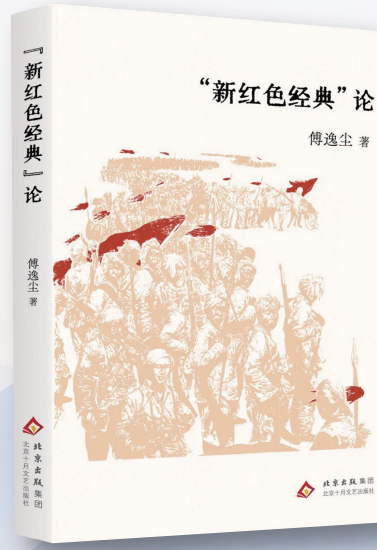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得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时,我正在西藏昌都海拔3700多米的大山深处采访乡村振兴。走出牧民色彩斑斓的帐篷,呼吸着高原稀薄却清新的空气,看云雾遮掩的远山。云天异常的低矮,大地却是那样的空旷,欣喜之情自是难以抑制。

如果从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算起,至今已经23个年头,不可谓短矣。但也只是倏忽一瞬,一个清瘦的毛头小伙就一变而为满心困惑的中年人。文学理论评论并非我的本职工作,这份坚守与甘苦唯有自知。苦恼与困境是常有的,但我却不曾抱怨与气馁,因为我拥抱着的是文学,神圣的文学。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是我对近年来“革命历史题材”作品大量涌现的文学现象持续跟踪研究的成果。之前也曾陆续写过一些作品评论,但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与理解并未脱离以往军旅文学研究的范畴。直到我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,尤其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,我的批评思想与视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与拓展,进而提出三个新的概念: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“新红色经典”。我围绕着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思潮,进行了文学史、文学理论及文学现象相交融的系统研究,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创新的向度与路径。成书前在《文艺报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《北京文艺评论》等报刊发表了部分章节。

我的文学批评之路,是在众多师长与朋友的指导、支持下走到今天的,内心充满诚挚的感谢。

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,傅逸尘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5年12月